冊府元龜

卷之四百七十九
至八十一

1 3
849
158

帝 1 3
849
158

宋楊氏圖書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二十二

姧邪

仲尼有言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鄉原德之賊也斯姧邪之謂歟漢氏而下庶官增益臺職並建省署交屬乃有因緣會遇濫竊名器而便僻其性險詖其行外剛內荏譸張詭譎狥其媚竈之說希其枉尋之

利繇是戕害時彥阿順君旨晝陰狡之策圖取乎權位崇矯飾之迹張大其名稱忌前而固寵結黨以附炎佞言似忠同惡相濟極其傾巧之態副其浮動之志眩惑左右靡可防遏敗類蠹政莫斯爲甚古人所以比於蟊賊喻於穿窬之盜者蓋有以也

後漢陳忠安帝時爲尚書令忠既不得志于鄧氏及鄧騭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與諸尚書復其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當世以此譏之

賈朗順帝時爲尚書會司隸校尉虞詡自繫廷尉奏言中常侍張防罪惡坐論輸左校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宦者孫程張賢相率言詡盡忠而防賊罪明正帝問諸尚書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

任芝靈帝時爲侍中帝欲造畢圭零琨苑司徒楊賜上疏諫帝以問任芝及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十里人以爲大今與百

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

魏丁廙太祖時爲黃門侍郎廙常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絶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君卿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當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及文帝卽王位誅廙

劉曄明帝時爲侍中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伐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

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辯卒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嘗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嘗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

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嘗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

孫資明帝時爲中書令與中書監劉放久專權寵景初二年帝疾篤以燕王宇爲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資放素與朗等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

之而宇嘗在帝側故未得有言及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勑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豈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考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曰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勑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齊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

晉賈充武帝時爲中書令侍中從容任職褒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終始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

賈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

荀勗爲侍中中書監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意不犯顏廷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初與賈充朋黨及充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紞伺帝閒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武帝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紞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也

馮紞爲侍中武帝病篤得愈紞與荀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已乃使紞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既納紞勗邪說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既聞攸殞哀慟特深紞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乃收淚而止一說武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

勗侍中馮紞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害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紞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齊王帝信納之

王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孝武帝時道子輔政國寶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甯甯繇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繇是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遂諂媚於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恂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恂將至國寶自知才出恂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恂當令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也

宋王僧綽文帝末爲侍中元凶劭弒立使蕭斌作詔改元太初斌辭以不文乃使僧綽爲之太初之號劭素所定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改劭喜從之後劭簡文帝巾箱中得僧綽所啓劭遂惡遂遇害

何偃文帝末爲侍中掌詔誥時元凶弒立偃父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舍攝機宜曲得時譽會世祖即位任遇無改

張克後廢帝時爲正員外以簡行見寵因坐廢錮

南齊江謐初仕宋明帝爲右丞兼北部郎及太祖領南充州謐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游擊將軍性洽流俗善趨時利後廢帝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謐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謐獨竭誠歸事太祖以本官領尚書左丞順帝昇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左丞如故沈攸之事起議加太祖黃鉞謐所建也齊建元元年爲侍中及太祖不豫謐稱疾不入帝頗疑其怨不豫顧命也武帝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及帝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

作何計武帝知之出謐爲鎮北長史東海太守未發
帝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謐前後罪曰謐少懷輕躁長
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奕世更局見擢朱
朝而阿諛內荏貨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朝聽輿金
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強終當得志委心
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獻誠
薦子窺闚非望時艱綱漏得全首領太祖翊正天地
方弘遠圖薄其難洗之瑕許其革音之効加以非分
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勳良比肩朝德以往者微
勤刀筆小用掌厠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

彰貪昧之情雖富無蒲重蒞湘部顯行鄙盜及居銓
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詐邪舊侶容延閑讌必貨
賄嘗客理合升進者以爲己惠事宜貶退者並稱中
旨謂販鬻威權姦狀不露欺主罔上姦議可掩先帝
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謐託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
旬南蹔入殿參訪遺詔覘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
兼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謗
誹朝政詘毀皇猷遍嗤忠賢歷詆台相至於蕃獄入
授列代嘗規勲戚出撫前王彝則而謐妄發樞機坐
構囂論復貶謗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王每窮舌抄

皆云誥誓乖禮崇樹失宜仰指天俯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迹既彰反逆之情已著請免官制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死

陳沈客卿後主時爲中書舍人性便佞忍酷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繇是自進有施文慶者起自微賤有吏用後主叛爲主書遷中書侍郎俄擢爲湘州刺史未及之官會隋軍來伐四方鎮相繼以聞文慶客卿俱掌機密外有表啓皆申其奏呈文慶心悅湘州重鎮冀欲早行遂與客卿共爲表裏抑而不言後主弗之知也遂以無備至乎敗國實二人之罪隋軍既入並戮之於前闕

孔範後主時爲都官尚書隋師臨江後主從容而言曰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復摧敗彼何爲者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北軍豈能飛渡耶臣每恨官卑彼若渡來臣爲太尉矣後主太悅因奏妓縱樂賦詩不輟

後魏崔亮爲御史中尉時邢巒爲度支尚書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宣武所寵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帝以亮爲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爲奴婢巒懼爲昶等所陷乃以

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戶與
輝化生等數人奇色也輝大悅乃皆昶爲齊言於帝
云齊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帝納之高
肇以齊有尅敵之效而爲昶所排助齊申釋故得不
坐

李紳執孝明時爲員外常侍光祿大夫爲靈太后寵
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時人莫能
明也

徐紇爲黃門侍郎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
諛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
若此有識者鄙薄焉

魏蘭根孝莊時爲中書令帝之將誅爾朱榮也蘭根
聞其計遂密告爾朱世隆榮死蘭根恐帝知之憂懼
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帝蘭根乃託附之
求得在外立功道習於啓聞乃以蘭根爲河北行臺
綦攜出帝時爲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攜佞巧能候
當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斛斯椿之搆間也出
帝令攜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文武與攜申釋辭屬
而退

北齊薛琡累遷尚書僕射久在省閣閑明簿領當官

割斷敏遠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傷害士民畏惡之

祖珽字孝徵武成時爲中書侍郎初孝徵善爲胡桃油以塗畫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帝即位擢孝徵中書侍郎帝嘗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其母老乞還侍老部許之會江南使人來聘爲中勞使尋爲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部誥

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謂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王上粗解珽黨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

諸因有慧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位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繇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冠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及疏侍中尚書令趙彦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遥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彦深等先詣帝自陳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毁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繇士開得進本無毁之之意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遥彦深等專弄權威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謌謡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對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鞭棰亂下將樸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命若欲得命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寛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用之如何帝又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繇可及但天命

不至爾項羽布衣卒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項羽末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天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疏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士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武成厭世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十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尹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耶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猶在帝位者寔猶祖考徵此人有大功直報重恩孝徵心行雖薄奇畧出入緩急直可憑仗且其聾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瑯琊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嬪言之謂人曰太嬪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以

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賓繇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給幹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栝鄰居大事脩築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珽又附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李卿密告高元海語候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且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行交結無大臣體珽亦面恩帝令引入珽自分疎并云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諸臣帝弱顏不能諦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

尹子華大府少卿李叔元平淮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逐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決論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自和士開執政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群

小輩推誠延士爲致安之方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
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坤納賄知
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
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
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
以爲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
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
廢頗亦繇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以益疎又諸官
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惘嘿不對
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
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
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簡案得出劾受賜十
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
徐州刺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
拓閤珽故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
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令追還解其開府儀
同郡公直爲刺史卒於州

和士開武成時爲右僕射深見親狎言辭容止極諸
鄙蠢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
王盡爲灰燼舜堯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

意作樂縱橫行之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苦也武成大悅其年十二月武成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武成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握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七開之手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使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

徐之才武成時爲侍中帝生齲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帝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帝悅而賞之

元文遥後主時爲左僕射爲侍中嘗探測上旨時有

爰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

韓鳳後主時爲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武平陳人寇彭城後主發言憂懼鳳進曰縱失河南猶得爲龜茲國子淮南今沒何足多慮人生幾時但爲樂不須愁也帝甚悅遂躭荒酒色不以天下爲虞未幾爲周所滅

後周鄭譯宣帝初拜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各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太宗伯解斯徽議之徽駁其奏帝頗納焉及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徽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

況作乎譯曰旣云聞樂明即非無後徵上疏極諫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獄遇赦得免

淮南李洞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二十四

姦邪第二

隋王邵爲員外散騎侍郎高祖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邵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太安不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持實爲長壽之徵帝聞

之喜見容色其年高祖厭世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
位二三諒作亂帝不忍加誅邵上書曰臣聞黃帝滅
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殺叔魚仲尼
謂之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
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廢越前聖含弘廣大
未有以謝天下謹按賊諒毒被生民者也古者同德
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
十有四人惟青陽夷彭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既自絕
請改其氏邵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
唐封德彝高祖時爲檢較吏部尚書初德彝爲天策

上佐預從征討太宗以是厚遇之德彝亦數薦策士
輪誠節而背同仰異情持兩端陰附隱太子亦王然
每入朝佯爲靜默諸王與語畧無所對又示儉約杜
絕交游居處服章類皆卑陋乃陰受宮府賂遺家財
委積而人莫之知其矯情飾詐咸此類也兼自負才
辯常任智數與人主言亦行鉤距探求意旨而將順
之及楊文幹反禍連諸后當行廢立之事高祖猶豫
謀及德彝乃包藏隱匿曾不正言兩俛其利幾危社
稷然其所爲秘隱時人莫知及遇疾車駕親自臨省
卒後德彝姦計始覺

李義府高宗時爲中書舍人大尉長孫無忌惡之奏請左廷爲壁州司馬詔書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又有中書舍人王德儉即許敬宗之甥也瘦疾多智時人號爲智囊義府事廹問計於德儉德儉曰武昭儀特承恩顧主上意欲立爲皇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爾公若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坐致富貴義府然之其日代德儉宿直叩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帝乃悅召見與語賜以珍物詔留爲舊職昭儀又密遣勞勉之超遷中書侍郎特寵用事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訊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或有密言其狀者帝令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綸鞫之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於獄中

許敬宗高宗時爲禮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帝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爲后韓瑗來齊諫皆不納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公賺種得十斛麥尚欲換却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關諸人何事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帝意乃定既爲贊成立后之策又與李義府希旨搆成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之罪錄是甚承恩顧

傳游藝則天臨朝時爲左補闕上書稱武氏瑞合革
姓受命則天甚悅擢爲給事中數月加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

崔湜中宗初爲考功員外郎是時桓彥範敬暉等秉
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
中宗數昵三思於是三思寵漸厚湜乃反以桓敬計
譖潛告三思尋遷中書舍人及桓敬等流於嶺外湜
又說三思宜盡殺之以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
湜薦表兄周利貞利貞爲桓敬等所惡自侍御史出
爲嘉州司馬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乃自
殺中宗於宮掖無禁昭容上官氏屢出外與三思同
寢處或累日不歸三思自嫌衰老舉湜自代繇是中
宗及後宮眷遇彌厚湜與鄭愔同掌選賣官鬻獄一
時巨壽並爲御史所彈中宗勅所司以理勘問勿加
窮廹繇是希旨無所發明然猶斷愔配流領南湜貶
江州司馬而更授湜襄州刺史愔江州司馬

鄭愔中宗時爲中書舍人神龍三年春遣使乾陵祈
雨于則天皇后既而降雨帝大悅特制令武氏崇恩
廟一依舊禮享祭仍置五品令七品丞其吳陵順陵
置令入崇恩廟愔既素爲德靜郡王武三思所引進

文苟求親媚於三思乃上則天聖感頌頌奏帝大悅
加情朝散大夫
張景源中宗時爲補闕神龍中武三思用事景源希
三思上疏曰陛下以仁孝理國以名教齊人微號之
聞宜超曼古理有未便冒觸天慈伏見天下諸州各
置一大唐中興寺觀者故以式標昌運光贊洪名聖
圖遠著無得而稱焉竊有未廣敢進芻言至如永昌
登封創之爲縣名者是先聖受圖勒石之所陛下思
而奉之不令改易今聖書報慈題之爲寺罔者陛下
中恩竭力之致故崇而仰之獨昭其號伏惟應天皇
帝陛下深仁至孝之德古先帝代未之前聞也況唐
運自隆周親撫政母成子業周贊唐興雖有紹三朝
而化半一統既承顧復非謂中興夫言中興者中有
阻間不承統歷既奉成周之業寔揚先聖之資君親
臨之後莫重之中興立號未益前規以臣愚見所置
大唐中興寺觀及圖史并出制誥咸請除中興字直
以唐龍興爲名庶望前後君親俱承正統周唐實歷
共協神聰帝納之因降勅曰朕承天宰物光宅中區
嗣祖宗之丕基承聖善之洪業嚮明負扆寔奏成規
往自永淳至於天授奸臣稱亂鼎運不安則天大聖

皇后思顧託之隆審變通之數忘已濟物從權御宇
四海鎮其率順萬姓所以咸寧唐周之號暫殊社稷
之祚斯永天保定爾實錄於茲朕所以撫璇璣握金
鏡事惟繼體義即纘戎其若文叔之起舂陵少康之
因陶正中興之號理異於茲宜革前非以歸事實自
今已後更不得言中興其天下大唐中興寺觀宜改
爲龍興寺觀諸如此例並即令改遂授景源朝散大
夫未幾又擢拜起居舍人是時右補闕權若訥見鄭
愔等既妄稱天后德業皆獲榮貴復上疏曰臣聞詩
人開教深懷罔極之思孔氏立言式崇無改之道惟
伏應天皇帝陛下孝德純至超越禮經聖感潛通光
昭瑞應置應善報慈之閣義貫於中天存合宮永昌
之號敬深於如在伏見天地日月君臣國人授載初
慶殿等字皆先朝創制久已施行陛下纂承丕緒嗣
守洪業母子相傳國家仍舊此並則天能事生人積
習何所要切登時削除當爲賊臣敬暉等秉政包藏
逾節前規務從變易所以多有改張今削之無益於
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元年三月五日制書
一事已上並依貞觀故事者但則天遺訓誠曰母儀
太宗舊章是稱祖德其於沿襲應從遠近無容近捨

母儀遠尊祖德昔永徽之始不聞依式武德舊章今
陛下膺期乃欲追貞觀故事如其遠依貞觀實恐未
益先朝以臣愚誠請便詳審則望繼明纂聖之業無
替始終奉先成志之道增耀竹帛疏奏手制答曰卿
資孝踐忠懷才韜義討論今古皆據典章循覽所陳
再三嘉尚若訥雖曲蒙恩旨褒美頗爲正直者所譏
實懷貞神龍初爲御史大夫兼雍州刺史在御史臺
及雍州每理辭訟乍見無鬚者諸以爲宦官必曲加
承奉監察御史魏傳弓以中書侍輔信義尤縱暴將
奏請寘之于法懷貞曰輔嘗侍深爲安樂公主所信
任權勢甚高言成禍福何得輒有彈奏傳弓曰今王
綱漸壞君子道消正鄒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
明日受誅無所恨懷貞無以答但固止之
黎幹代宗末爲兵部侍郎性險佞挾左道結中貴以
希主恩帝甚信惑之中官劉忠翼寵任方盛幹結之
素厚嘗通其姦謀及德宗即位幹猶以詭道求進密
居輿中詣忠翼事覺配流既出市里兒童數人噪聚
懷瓦甓投擊之捕賊尉遮不能止
令孤峘建中初爲禮部侍郎有杜封者故宰相鴻漸
之子求補弘文生宰相楊炎嘗出杜氏門下以託峘

咽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咽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咽之賣已乃署名託咽咽明日流言宰相炎廹臣以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柰欲杖殺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

裴延齡德宗時貞元中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貴欲異同宰府張薦爲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延齡乃言於德宗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館修撰書朝廷得失之事則領史職者不宜爲諫官故以薦爲秘書少監陸贄爲相知天下皆嫉怒延齡而延齡獨幸於天子贄陳其不可用延齡知之謗毀百端天子益信延齡而罷贄相貞元十一年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亡度支愛惜不肯支給諸軍人馬無所食其可柰何以搖動群心其意非止於中傷臣而已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憶延齡前言即廻馬而歸錄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李克張滂等皆斥逐德宗怒未解勢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

李齊運貞元中爲禮部尚書十餘年宰臣內殿侍對後齊運當次進貢其計慮以決群議齊運無學術不

知大體但其言取信而已

韋執誼以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慧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

王叔文順宗即位自翰林待詔除居起舍人翰林學士俄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副使依前充翰林學士叔文越州人以碁待詔翰林嘗侍碁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嘗言人間疾苦會帝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帝意遂有寵因爲帝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宜及有當時名而侥倖欲速者陸賈呂溫李景儉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

錫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屏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游處蹤跡詭秘莫知其端者藩鎮長師頗有微聞陰進資幣請交者初得志首用韋執誼其嘗所與結交者相次振擢王一日除數人日夜群衆圖議狂狡其黨中人偶言曰某可以爲官隔一二日輒以得之叔文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固其權又懼驟領衆職人心不服籍杜佑雅有會計之才位重而務省年老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巳爲副以專之又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

郎中李鄘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之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元衡薄其爲人待之莽鹵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遂有此授叔文將援其黨韓泰以兵柄利范希朝老疾易乃命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鎮於奉天而以泰爲副欲因代之未幾授叔文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副使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內官俱文珍等惡其專擅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帶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其黨散騎常侍王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竟去學士之名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象笏賜登而叔文爲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繇此始懼叔文以母死歸第王伾自俛伾自叔文歸第失據日詣中人及杜文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既不則請以爲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遽與歸不出俄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按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也伾杭州人以侍書幸寢陋語帝

所褻狎而叔文頗任氣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帝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止翰林而伾亦至翰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至伾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畢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求媚藩鎮日加大官除大尉中書令司徒司空平章事尚書僕射者相繼帝疾久不瘳內外皆欲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未嘗以簿書爲事日引其黨屏人竊細語謀奪納官兵柄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矣而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其兵柄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寄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雅曰柰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逐之明年乃殺之叔文母將死前一日以五十擔酒饌入翰林讌李忠言劉光奇

俱文珍及諸學士等大飲叔文執盞言曰叔文母幾病自以身任國家事勞苦朝夕不得歸侍醫藥今方將求假而歸比來盡心力不避好惡難易者皆爲朝廷不爲叔文私家也今一去坐家百謗且至誰肯助叔文一言者望諸公開意見察又曰羊士諤毀叔文叔文將扶殺之而韋執誼懦不敢劉闢以韋皐廹脅叔文求都領三川叔文平生不識闢叔文今日名位何如叔領事輕重而闢乃外使判官排門相干欲前執叔文手豈非凶人耶叔文時已令歸本場將集衆斬之韋執誼又苦執不可每恨失此兩賊令人不快

又自陳判度支已來所爲國家興利除害出若干錢以爲功能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命滿酌雙雙對對飲酒數行而罷方飲時有暫起至廳側者聞叔文從人相謂曰母死已久不欲棺斂方與人飲酒不知欲何爲所歸之明日而其母死或傳母死數日匿喪乃發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於東都而呂溫使吐蕃中半年及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上爲崖州司馬後數年病死海上

裴均憲宗時爲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幸欲求宰相先是上策試直言極諫科其中外有譏刺時事忤犯權幸因此均黨楊言皆執政指敎冀以搖動宰輔李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陳奏帝意乃解

張宿爲諫議大夫淄青宣慰使至東都暴卒陰事使左右以圖進取殁於道路正直相賀

于敖爲給事中敬宗初卽位宰相李逢吉內庭通結權傾天下惡李紳曰直與其黨共搆紳自戶部侍郎貶端州司馬又貶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爲信州刺史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爲汀州刺史嚴防皆紳之所引敖素與嚴不薄及貶官勑到門下省敖封還之時人凜然皆相謂曰于給事犯宰相怒爲蔣龐申屈及駁奏下乃是論貶嚴太輕中外之人無不大笑之

張權輿敬宗時爲拾遺寶曆初李逢吉在相位不直中外人情咸思裴度入相帝亦微聞其事度時任興元節度使每有中官出使至興元必傳示密旨且有徵還之約及獻疏請覲逢吉之徒皆不自安百計譖沮張權輿既爲所嗾尤出死力乃上疏云度名應圖

讖宅據崗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蓋嘗有人與僞增
讖詞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魯征
討淮西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崗符易象
乾卦之數度永樂里第偶當其第五崗故權輿得以
爲詞盡欲成事賴帝聰察竟不能動揺

蘇楷哀帝天祐末爲起居郎楷禮部尚書循之子凡
劣無藝乾寧二年應進士登第後物論以爲濫昭宗
命翰林學士陸扆秘書監馮渥覆試黜落永不許入
舉場楷負愧銜怨至是會朱全忠逆君上宰相柳璨
陷害朝臣乃與起居郎羅袞起居舍人鼎連署狀駁
昭宗謚號楷目不知書手僅能執筆其文羅袞作也
時政出賊臣哀帝不能制太常卿張廷範改謚曰恭
靈莊閔孝皇帝廟號襄宗全忠雄猜鑒物自楷駁謚
後深鄙之既傳代之後楷循父子皆斥逐不令在朝

周許愆太祖時爲左司郎中順廣元年正月愆上言
乞追贈宰相李崧愆蜀人在漢與宰相蘇逢吉有舊
頗親狎愆待之有德色李崧之遇害也愆嘗與一二
牧守交言短崧之爲人且言被誅蓋已而致牧守信
之亦懼而趨其第者至是以太祖受命之初乃有是
奏請雪崧冤士人鄙之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四百八十一

輕躁

譴責

伯陽有言曰動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誠哉聖人之言也若夫失重而後輕失靜而後躁固將蹈于匪彝而自底于不顒況乎臺省分

職名器爲重必繇德舉以契民望而魏晉已來史氏所載乃有營求封爵希假榮祿得位則志滿失權則怨生人或驟遷不能相下已未成績即云久次非唯形於辭色至有列於奏疏蓋夫前王所以惇慎退之風先儒所以著崇讓之論矯時鎮俗抑有旨哉

魏王粲爲侍中與和洽杜襲並用粲强識博聞故太祖遊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襲嘗獨見至於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如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

晉荀勗爲中書監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博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恨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

傅玄爲司隸校尉獻皇后終于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絶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絶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寮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之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

成公簡爲中書郎時周馥已爲司隸校尉遷東鎮將

軍簡自中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

宋謝靈運太祖時爲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靈運以名輩才應參時政初被徵召役以此自許既至太祖雅接以文義每侍宴止贊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可踰之並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堂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帝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賜假東歸

王華爲侍中時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華相埒華嘗爲已方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拙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

何衍性躁動爲黃門郎并竟求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罵賜死

庾炳之爲侍中遷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炳之爲人强急而不耐煩賓客干訴非理者忿詈形於辭色素無學術不爲衆望所推

王僧虔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時甲族多不居臺

憲王氏以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馬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爾

南齊王融爲中書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桁開喧啾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入騶何得稱爲大夫

陸惠曉除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惠曉舉酒曰陸惠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輩乃復以爲慶耶

茹法亮爲中書通事舍人以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勑宣尉除法亮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啓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

梁沈約爲僕射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有志台司咸謂爲宜而祖高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范雲爲吏部尚書性頗激厲少威重用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

陳蔡徵爲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所啓拜訖即追還徵

不脩廉隅皆此類也

後魏郭祚宣武時爲左僕射先是梁遣將康絢遏淮將灌陽徐祚上表宜勑楊州選猛將攻之朝議從之出爲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初孝文太和已前朝法尤峻貴臣嚴蹶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又兼黄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請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二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恐復不息

劉辭尚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喜於外撫尚書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

裴植自兖州刺史累遷度支尚書性非柱石所爲無嘗兖州遷也表請靜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快快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蒲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而有譏毀又表毀征西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

高聰爲宣武光祿大夫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
願竟不果
袁翻爲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表曰臣往忝門下亦
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陌之陟惟臣
奉辭非但直去黄門令爲尚書復便在中書令下於
臣庸朽誠爲叨濫淮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
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政有宁階之較加以尚書
清要位過通顯淮秩論資似如少進語望此官人不
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
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將
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内有求進之心識者怪
之於是加撫軍將軍
守文忠之爲中書郎中年甞好榮利遇尚書省選右
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既獲丞職大爲忻滿
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
北齊魏蘭根初爲岐州刺史除儀同三司蘭根既預
義勲位居端揆至是訴復岐州封永興縣侯邑千戶
孫搴爲左光祿大夫世宗初欲之鄴總知朝政高祖
以其年少未許搴爲致言乃果行特此自乞特進世
宗但加散騎常侍

徐之才自左僕射出爲兗州刺史後主徵之尋左僕射闕之才日自可復禹之績後主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

尉瑾爲吏部尚書右僕射閨門穢雜爲世所鄙及官高位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眥詈不可諮承既居大選爾自驕狠

楊休之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謂其所親云我非奴何意忽有此授

魏收爲尚書右僕射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游每以言色相悅

後周叱羅協爲司會中大夫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士朝有來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及其所言多乖事實當時莫不笑之

唐朱前疑爲駕部郎中是時有契丹之役前疑出馬三疋以助軍未幾抗表求階級者數四朝廷鄙其貪冒特令還馬歸私第

張均玄宗時爲刑部尚書自以才名當爲宰輔嘗爲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輔權臣陳希烈期於必取既而楊國忠用事心頗惡之罷希烈知政事引文部

侍郎韋見素代之仍以均爲大理卿既大失望意常
鬱鬱
裴延齡德宗貞元中爲祠部郎中集賢院直學士崔
造作相改易度支之務令延齡和度支東都院及韓
滉領度支召赴京師本官延齡不待命遂入集賢院
親事宰相張延賞惡其輕進出爲昭應令
常渠牟貞元中爲諫議大夫風貌佻躁無君子器志
尚不根道德衆雅知不能以正理開弘帝意
裴均爲右僕射交結權倖得位貴而在列班嘗踰位
而立御史中丞盧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爲
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
交權倖者也尋罷坦爲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楊歸厚爲左拾遺元和七年八月己丑延英宰臣對
訖歸厚次請對時憲宗坐久宣令後坐日對來歸厚
堅辭固請宰相諭之不退帝乃召見歸厚首論中官
許遂振次力詆宰輔皆過激切然而自衒求試其詞
甚繁逾刻而罷十二月丙申勅左拾遺楊歸厚可國
子主簿分司東都歸厚好矜誇敢言前請對時帝怡
色優假之歸厚謂已得君已深自責直誠章疏詞述
或過差舊例鄉士婚嫁多借郵遞院於京尹府縣亦

爲之設具歸厚將娶婦謂已官處近侍當動以聞率
然奏請帝責其輕肆遂黜焉宰臣李絳營救之帝怒
益甚李吉甫謝引用之失方稍解焉
張平叔元和末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平叔狡險大言
因王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居公利以便嬖倖多狎之
既有寵於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無復
大臣之禮因奏事畢降階復昇又有論奏佻盜輕脫
帝每爲笑容之在班列閒玩狎郎吏譁肆無忌請變
榷鹽法請宰相爲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有內
制出輒疑授已整衣冠以候人多笑之前後散失官
錢四十萬貫御史按得其實故貶之
李翺敬宗時爲吏部郎中有文學性褊急自謂詞藝
當知制誥以久未遂志嘗鬱鬱不樂寶曆二年十一
月因面數宰相李逢吉之過既而請假滿百日乃授
廬州刺史
舒元輿爲刑部員外郎文宗太和五年八月以其上
表累請効用并進章疏朝廷責其躁速自伐故授著
作郎分司東都
後唐鄭希閔爲金部員外郎莊宗同光二年差充禮
朗副使希閔進狀乞換章服帝欲懲之改差詞部員

外郎李盈休

蕭希甫明宗天成初爲諫議大夫初希甫至豆盧革惡之俄而革爲河南府訟論事發希甫乃上疏論革與韋說罪伏革等既又貶擢爲右散騎常侍希甫性既褊忿躁於進取封章言事自比魏徵屬明宗郊禮宿齋前一日百官閱儀於殿前詰旦郡官趨班次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鳳翔節度使李曮於月華門外廊下候班定整衣冠或坐或立希甫與兩省班入赴殿前禮畢歸省希甫召朝堂驅使官堂頭直省面責之曰宰相樞密使與諸人比肩事主何得見兩省官安坐失禮又曰皇城內一人天子更無兩人三人

于嶠天成初爲戶部員外郎知制誥踰歲當轉未行間周倉程遜轉舍人甚怒退朝謁宰相趙鳳欲以言詆鳳知其故辭未之見乃叱閽伯省吏語言不遜揮袂而去吏譖於鳳言嶠訴詈又溺於客次鳳怒翌日上章貶謫

李琪爲尚書右僕射長興以後尤爲革執所忌琪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然琪雖博學多才拙於遵養時晦知時不可爲然猶多岐求進動而見排錄已不

能鎮靖也

何澤爲倉部郎中充書判扶萃考試官澤與宰相趙鳳舊同戎幕屢以情告求爲給諫鳳怒其躁進且欲抑之乃遷太嘗少卿勑未下有宗人堂吏告人澤便稱新銜上章訴出其畧曰臣伏尋近例自郎中拜給諫者即崔聽張延雍是也臣在郎署粗有勤勞無罪左遷有同排擯事下中書宰臣奏澤新命未行便敢稱謂聞天下知澤於何處受此官位侮弄朝綱法當不敬遂改大僕少卿致仕

蔓子鏻初仕後唐歷工部戶部侍郎工部尚書長興中以與明宗有舊嘗佇入相之意從容謂時相曰虞祚中興宜敦敘宗室才高者合居相位僕雖不才自事莊宗霸府見今上於藩邸時家代重侯累相靖安李氏不在諸侯之下論才較藝何讓衆人久冀僕於朝行諸君安乎馮道趙鳳每怒其譖鏻日生妄動切欲爲宰相人望非允鏻乃引僞吳覘人見樞密使安重誨云吳國執政徐知誥將舉國稱藩願得令公一信即來歸向重誨不察事機即以實然因出玉帶與覘者令歸工估其數千緡經歲無所聞意成虛語初鏻以此曲中冀得宰相乃左授行軍司馬帝應順初

以兵部尚書使潭州聞未帝即位謂左右曰吾久合作相被人沮滯否泰之道信然吾於大相公事舊太祖公作帝矣予輔宜然從者相慶鏻至荆州留信宿告高從誨求賀升極貢物言已必當輔弼從誨從其所求翌日延召酒闌從誨謂副使馬承翰曰朝廷大僚孰有相望承翰素不悅鏻所爲即對曰朝士間相望者崔居儉尚書姚顗左丞盧文紀太嘗又其次今聞拜矣諸士皆無相望鏻赧然不悅從誨坐中索今日報狀示鏻姚顗命相制下鏻曰吾老矣安能輔大政知稅駕之所矣

周賈緯初仕晉爲中書舍人虜陷京師隨虜至真定諸將逐麻答後與公卿還朝授諫議大夫緯以久次給閣此望丞郎之拜乃遷諫署深懷歉望廣順初爲給事中上言曰臣久塵西掖近綴東臺既居封駁之官兼處編脩之職凡關聞見合補聰明苟避事不言是上孤至聖臣聞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前書所載言之者誠千古大君恐有毫髮之私也臣覩陛下降赦後普行恩勑武臣之內咸協舊規文吏之中未符通論臣竊見改轉朝官自太子少保尚書丞郎內例超秩次仍峻戶封唯兩省侍從卿

監之官及員外郎贊洗等依資昇進者不過數人餘
並止於一階或自右入左上下都不畫一臣伏思階
勲爵邑至爲重事當以德以勞次第而進雖遇慶澤
不可妄加況官者代天理物國家公器雖有親昵無
得輕授故曰官不必備唯其人若才稱其官常時當
有顯議能不副職宜便無宜濫昇以公器而爲普恩
以普恩而有差等一厚一薄何疎何親臣不敢封還
制書以咀成命欲乞陛下顯詢故事爰下有司不次
超拜者必徵殊美以第進秩者須守常規望明庭再
與僉諧願陛下曲留省察兼有前朝非爲執政見排

左授官秩者及在官無累或丁憂已滿未蒙叙遷各
許進狀以自申明或顯見於蹤疏幸特頒於制命或
期效用不致沉埋則免使得路者自伐自矜結恩私
室失意者愈嗟愈歎流怨公朝光陛下聖明之規表
陛下均平之德將恢至理以致太和時中書議朝臣
加恩以漢隱帝三年之內稀有改轉故商量西班上
將軍統軍金吾及東班三署久次不遷者因加溥澤
依資序進其餘月限合替者只加三階階已高敘勲
進爵邑示普恩而已時李穀魚崇諒趙上交改爲丞
郎故遞轉數人用其員闕緣切於進用謂當路者有

私尤恨賈貞固蘇禹珪每發論形于顏色太祖召見又奏漢朝遷改不平有員外郎盧振者自毀中侍御史超十資授左司員外郎太祖驚訝久之毀中平轉中行員外郎令授前行超一資今云十資蓋罔上以求媚也

李詳廣順中爲吏部侍郎時兵部侍郎盧賈先改吏部侍郎奉使未還詳繼授先謝及價復命入班臺吏敘價在上詳曰朝廷故事授官同者先謝在上況詳舊任也乃勃然出班臺吏竟以詳居上非故事也

李知損廣順中自諫議大夫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即位切於求賢素聞知損狂狷好上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遽與復資數月之間日貢章疏多斥讒貴近自謀進取至是又上章求爲過海使帝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除名逐之于沙門島也

譴責

夫黜其不端所以正邪典已而無偏所以保士嘗其有侍從禁闥周旋帝幄參功近之職典清要之任或處躯之匪恪涖事之靡精視履之致愆操心之多僻而乃罹於公憲加乎威讓身被斥免以從吏議至乃嬰絏煩令遵承縟禮智力不逮戍乎違闕斯亦國章

之所及焉復有內教亩操聿脩仁行遭橫怒之攸及
以朴忠而獲戾者良可嗟矣
漢東方朔武帝時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坐醉入殿中
小遺殿上劾不敬詔免爲庶人
王章爲諫議大夫元帝初擢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
丞陳咸招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免官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
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
因奏崇與宗族通奸有姦請法帝責崇曰君門如市
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封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
得考覆帝怒下獄窮治死獄中
唐林爲尚書僕射司隸孫寶奉請覆治中山孝王母
馮太后獄傳太后大怒哀帝順指下寶獄林爭之帝
以林朋黨比周左遷燉煌魚澤障侯
王林卿爲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
後漢虞詡順帝永和初爲尚書令以公事去官
蔡衍爲議郎符節令順帝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救
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
免官還家杜門不出
張俊與兄龕並爲尚書郎年少勵鋒氣節朱濟丁盛

立行不脩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其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司空袁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書奏而俊獄以報（謂奏報論死也）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雒陽北面中門）鄧太后馳騎以減死論

魏諸葛誕明帝時爲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帝惡之免誕官

蜀楊儀先主爲漢中王時拔儀爲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遲署弘農太守來歛後主時爲光祿大夫坐過黜歛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

晉華廙惠帝時爲尚書令應太傅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

孔坦元帝時爲尚書郎有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錄是被譴遂棄官

刁協爲尚書侍郎盧綝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廻協令威儀牽捽綝嗟焉至協車前而後釋御史中丞熊遠奏免協官

蔡謨成帝時爲吏部尚書會冬蒸謨領祠部主者忘設
明帝任與太嘗張泉俱免白衣領職
宋謝景仁晉末爲吏部尚書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
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涂安泰以令史職拜謁
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
傅隆文帝時爲民部尚書以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
去出白衣領職
顧琛爲尚書庫部郎帶本邑中正舊制八座以下門
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
寄尚書張茂慶門名而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
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出出者百日無
代人聽還本職
蔡興宗孝武時爲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錄是
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
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
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帝聞之甚不悅盧陵內
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鑠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
興宗直在請惡請郎別帝知尤怒坐屬疾多白衣領
職
袁粲初名愍孫孝武時爲吏部尚書皇太子冠孝武

臨安東宮愍孫勸顏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師伯見寵於帝帝嫌愍孫以寒素凌之因此發怒出爲海凌太守泰始二年爲僕射遷尚書令坐選武衛將軍

江柳爲江州刺史柳有罪降爲守尚書令

殷常明帝時爲度支尚書坐屬父道矜疾及身疾病甚是多爲有司所奏詔曰殷道矜有生便病比更無橫病常愚習情久妨清叙左遷散騎常侍頗較尉

王諶明帝時爲中書舍人見帝所行修僻屢諫不從請退坐此見怒繫尚方少日出之

陸登爲尚書殿中郎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登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

南齊薛淵武帝時爲散騎常侍帝車駕幸安樂寺淵從駕乘虜橋先是勑羌虜橋不得入伏爲有司所奏免官見原

王奐武帝時爲尚書右僕射本州中正較籍郎王植屬吏部郎李琇之以較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矯稱奐意坐植免官

梁陸杲高祖時起家齊中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衛軍王儉主簿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並

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皆免官

王騫爲中書令加員外散騎常侍高祖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堡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郎晉丞相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勑所取不敢言酬對又脫畧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

謝幾卿高祖時爲尚書左丞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嘑爲有司糺奏坐免官

庾仲容爲尚書左丞坐推糺不直免官

顧協爲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大通三年霆擊大船華表然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爲非吉祥未即呈聞後高祖知之曰霆之所擊一木罰惡龍一彰朕之有過協捨惡揚善非自忠公由是免

陳陸山才爲度支尚書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爲有司所奏免官

後魏封懿道武時自慕容寶民部尚書歸闕除給事黃門侍郎帝數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疎慢廢還家

張彝孝文時爲尚書引襲嘗由王素孫昭兼殿中郎

帝將爲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大怒昭曰阿倪昭小字愚騃誰引爲郎於是出彝白丞守尚書昭遂停廢

陸叡爲尚書令時廣陵王羽字叔翻爲太尉録尚書事領廷尉卿孝文謂羽曰汝自在職以來功績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於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敘今黜汝録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鮮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小罪今奪卿尚書令録一周謂左僕射光贊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贊物務獎勵同僚賊人之謂豈不在卿丹叔歲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史卿少師未允所授今解卿少師之任前録一周詔吏部尚書曰叔父既非端石又非座元豈宜濫歸衆過也然觀叔父神志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于果曰卿履歷卑淺超昇名以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員今解卿長兼可光録大夫守尚書削録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恭勤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守尚書亦削録一

周又謂守尚書盧潤曰卿始爲守尚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嘗侍尚書如故奪嘗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狀義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贊尚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尚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尚書之失事鍾叔翻故不能別致責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幅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在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又謂侯騎嘗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通墮致使在信遺滯起居不脩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爲中大夫守嘗侍奪祿一周

任城王澄爲吏部尚書孝文曰之者不降徙於蒼吳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郡婦人輩奇事更當詮簡耳任城在省爲綱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詔何爲使小人聞之澄曰事雖有幹吏去榜亦遠帝曰遠則不聞聞則不遠則得聞詔理故可知於是留守群臣遂免官謝罪

崔侃以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

李彥爲諫議大夫孝文考績謂彥曰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

邢昕孝明時爲中書侍郎光祿大夫時言冐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

北齊宋游道東魏末爲御史中尉東萊人王道習參御史選隈外投道習狀習與游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游道而判之曰游道稟性邁悍是非肆已吹毛洗垢瘡痍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共道習凌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游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輙脫文襄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

王松年文宣時爲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帝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

崔瞻爲尚書吏部郎中因患取慈十餘日舊式百日不止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舉措舒緩曹務繁劇遂刑驛奏聞因而被代瞻遂免歸鄉里

唐邕爲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高阿那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隙肱譖之遣侍中斛律孝卿宣旨責讓留身禁止尋釋

之

隋鄭譯初仕後周宣帝時爲天官都府司總六府事以職汚被疎以上柱國歸第及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壓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謨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供居

李德林爲內史令初後周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地官府悉復改賜崔謙帝語德林曰夫人欲得與其勇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爲造并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帝店八十區爲王謙宅替開元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强奪於內造舍帝命有司斷還價直遇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謂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帝因責德林德林勘文簿及本換宅之意帝不聽乃悉追店

給所住者由是益嫌之十年虞慶之則等於關東諸
道巡省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不便於民賞
罰愛憎公行貨賄帝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
本以爲不可然署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
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令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
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帝遂發怒
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耶初稱父爲太尉諮議以
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
校書妄稱諮議帝甚銜之至是復庭議悞意因數之
曰公爲內史與朕機密此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
寧自知乎朕方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莫立五教以
弘之公言孝錄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同說孝經
也又因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
以一州相遣爾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
敢望內史令請預散騎侍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
然後收拙丘園死且不恨帝不許
蘇威爲納言開皇中從上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
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文帝幸仁壽宮以威總留
後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請推之帝怒詰
責威威拜謝帝亦止

楊約煬帝時爲光祿大夫時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
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還往道拜哭爲憲司所劾
坐是免官
唐裴矩太宗時爲民部尚書奏突厥踐暴之處戶請
給絹一匹太宗曰朕天下唯誠與信不欲宮有存恤
之名而無其實但戶有大小各須存濟給物雷同豈
公私之至也治書御史孫伏伽進曰裴矩受國恩賞
未聞陳讓救恤百姓則欲苟釣虛名用心若是豈當
朝寄請鞫其罪太宗從之其後計口爲率貧人賴焉
許敬宗爲中書舍人貞觀十年百官爲文德皇后寢
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
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
劉允濟中宗時爲鳳閣舍人神龍初坐與張易之款
狎左授青州長史
竇希玠爲工部尚書神龍中坐以子死祕不發喪貶
充懿德太子宜婚使左授太子詹事
李繁德時爲左拾遺貞元十五年七月詔以山南西
道節度都虞侯嚴礪爲本道節度使宣詔畢諫議大
夫苗拯給事中許孟容李元素陳京補闕王紓等並
歸門下省或議以嚴礪資歷既淺人望亦輕遽領旄

節恐未允當既然雜論言議喧然繁遂上言昨除拜
嚴礪衆議以爲不當極云已三度表論未蒙見聽許
孟容問極論實奏乎極頷顧而笑孟容曰誠如此不
曠職矣又云李元素陳京王紹並見極及孟容言議
三司使詰之極狀云實於衆中言曾論奏不言三度
繁證之不已孟容等又云極實言二度極請依衆狀
由是貶極萬州刺史繁播州參軍並同正
段平仲爲監察御史磊落尚氣節嗜酒敢言時德宗
春秋高多自聽斷由是庶務事或不理中外畏帝嚴
察無敢言者平仲常謂人曰主上聰明神武但臣下
畏懼各自循默耳使某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會
貞元十四年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各一人發廩賑
卹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當奉使因得對及入坐
狙陳本事帝察平仲意有所蓄以陳歸在側不言及
事奏畢當出平仲獨不退欲有啓帝因兼留陳歸聲
色甚厲雜以他語平仲錯愕都不得言因誤稱其名
帝怒叱出之平仲蒼惶又誤直趨御障後陳歸下階
連呼乃得出由是坐廢七年亦因此名顯
張彧貞元十四年自刑部侍郎除衛尉卿初有詔令
三司使推按僧法湊獄不叶頗甚中丞宇文邈上表

辭官不許或時又疾病請歸休意帝以爲假托事故或改官邈受令刑部郎中宇文炫同推事以邈與炫宗姓又改令盧虔

裴郁爲兵部員外郎郁褊狹但獨見自是因徵本曹廚利錢苛細寡恕令史凡四十人並曹而逃信宿招綏乃復詔移郁閑宮乃左授太子洗馬罪令史之首惡者咎四十

楊於陵憲宗時爲戶部侍郎元和初以考策登進直言爲累出爲嶺南節度使

崔迥音刻爲右部補闕李諒爲左推遺元和二年減以交游狠雜迥貶爲長水縣令諒貶爲澄城縣令

王涯爲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元和三年四月詔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人第三等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等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權倖惡其抵巵有不中第者注解其策同爲班誹言王涯與外甥皇甫湜登科不先上言遂左授涯爲郁宦員外郎考官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爲果州刺史數月再黜爲巴州刺史涯爲虢州刺史

楊歸厚爲左拾遺元和七年十二月敕曰楊歸厚頃

以詞藝擢於諫垣自處班行頗脩職業但刻於清近當慎威儀以婚姻之私假借公館表章上獻慢續則多俾移秩於國庠仍分曹於雒邑可國子主簿分司東洛歸厚將娶婦謂已官處近侍當動以聞千然上章借郵遞院帝責其輕易遂黜焉

鄭良宰爲通事舍人元和十一年四月於鄭良宰如聞本非士族豈容塵忝班行宜制所鄉官通事舍人知館事楊造輕有論薦頗乖言愼宜罰一月俸

嚴公衡爲右司郎中韋弘景爲吏部郎中元和十三年出公衡爲和州刺史弘景爲歙州刺史初張仲方以駁李吉甫謚得罪或謂仲方之議皆弘景教之公衡又助成焉故有是命

李景儉爲諫議大夫元和十五年正月受建州刺史景儉初坐賓群自監察御史貶山陵尹曹轉忠州刺史授代至京除豐州刺史延英辭日景儉恃有中助因盛言已屈退及日華門遽宣不令赴郡除倉部員外郎未一月拜中大夫性凌物自高視將相如匹庶因酒則誇傲尤甚是宰相奏逐之制曰夫士之出處則辯其正邪人之踐脩宜勵其始終苟不容於公論誠難逭於國章況其擢自宗枝常探儒術存歷臺閣

亦分郡符而動或違仁行不繇義附權倖以虧節通姦黨之陰謀衆情皆疑群議難息據因緣之狀當寘嚴科順長養之時特從寬典免於省過無或狥非可

建州刺史

李益爲右嘗侍元和十五年入閣失儀侍御史許康佐奏乎錯俱待罪各罰俸一月

李師素爲兵部員外郎元和十五年九月坐與令狐楚親出爲資州刺史

李渤穆宗時爲功考員外郎長慶元年五月貶爲虔州刺史渤既請書宰相下考時論不一而識者以宰輔官不上疏陳列而越職鈞奇非盡事君之道者也至是杜元穎等奏曰渤賣直沽名動多狂躁聖恩含貸且使守官而干進多端外交方鎮遠求奏請不能自安久留在朝轉恐生事遂出之

楊嗣復爲庫部郎中知制誥長慶元年十二月諫議大夫李景儉與起居舍人溫造等自史館同飲乘醉遂入中書面詰侮宰相景儉貶彰州刺史造朗州刺史嗣復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能雖先起亦合有徵宜罰一年俸

張權輿爲左拾遺敬宗寶曆一年坐前侵毀裴度出

爲河中府虞鄉縣令

裴夷爲右拾遺文宗太和元年正月夷與直史館李虞集賢脩撰劉軻各罰一月俸以送桂州觀察使劉栖楚至藍田縣經宿方迴爲監館驛御史所舉也

韋處厚爲考功員外郎早爲宰相韋賢之所重時賢之以議兵不合上旨處厚坐友善出爲開州刺史

楊虞卿爲吏部員外郎太和三年三月勑三司推勘吏部渝濫官事其間要切節目皆如臺按李宥過狀稱虞卿奴受錢三百千勘其察知自送府縣奴已決責錢亦納官又稱送錢并買舉等事悉無證據但虞卿兩年專判曹務僞濫六十餘人連甲圖空近日無倒遂令祿位制自滑促雖能續自舉明終失從前銓帖況勘官知僞久不公論隱闕報銓每將私用公私且爭於簡下事理故難於守官宜停見任餘准前勑處分

韋厚叔爲左補闕太和四年十月貶爲河中府河西縣令右補闕內供奉張文規爲河南府溫縣令右拾遺內供奉南卓爲江陵府松滋縣令史三人裴度先所引擢不厭公議至是度出鎮執政者採公論而去之卓與厚叔時人尤以爲當

舒元輿爲刑部員外郎太和五年貶爲秘書著省作郎仍分司東都以其上表累請劾用并進文章朝廷責其躁進自伐故有此授

王直方爲右補闕太和九年出爲興元府城固縣令直方始爲鎮州冊贈使謁祖墓於邢州時節度使劉從諫自以位兼宰相於直方禮有所不至直方欲面頗以語侵之從諫怒具以表聞直方素有直疏帝雖嘉之然非當時姦邪所樂及是以直方家於城固因而遣之

崔衍爲工部侍郎充皇太子侍讀太和九年貶爲洋州刺史吏部郎中張諷爲夔州刺史考工郎中史館脩撰充皇太子侍讀

蘇滌爲忠州刺史戶部郎中楊敬之爲建州刺史殿中侍御史楊儉爲恩州司戶監察御史李郃爲端州司戶臣欽若等按文宗本紀時李訓鄭注用事不附已者即時貶黜

梁王舜卿爲吏部侍郎翰林學士乾化二年九月太祖北巡廻至化黃縣勑舜卿等駕發魏州之初扈從不至各罰兩月俸

後唐李鏻莊宗時自宗正卿遷工部侍郎同光三年七月勑罰罪賞功大朝嘗憲掩瑕宥過前聖格言工

部侍郎李鱗宗正少卿李璦等早在公途忝居班列
靡思畏懼各犯刑章因補置官史之秋見詐僞依違
之迹自招罪狀合寘嚴科但以嘗預臣僚始當與復
特示哀矜之旨俾寬流遣之文降秩趨朝殊爲輕典
推思念舊所宜慎思鱗可責授朝散大夫司農少卿
璦可責授朝議郎守太子中舍初魏州典建李鱗爲宗正卿李仁爲少卿
赴州昭應縣有獻祖宣皇帝建初陵少祖光皇帝啓
運陵帝踐祚之後宗正可條奏陵園故事請量建建
初啓運陵臺令許之時僞稱宗子者數百宗寺既無
諜牒無憑證據有昭慶百姓稱宗子言世爲丹陽竟
陵臺令投詣宗寺請登
書即而補之其人既至本處由入建終脫豪猾長吏
復侵奪近墓民田百餘頃言是陵園場地百姓詣府
陳訴州府不能辨疑乃具狀聞天子下公卿詣丹陽

竟陵故事是何帝寢遂簡列聖陵園及追封高祖太
子諸王尊號者皆無丹陽竟陵之號其僞百姓宗正
司吏皆伏法璦鱗以不覆實謬補好人貶之蓋以有
鱗從龍舊恩也丹陽之地比無南方竟陵之名六朝
故事鱗等不
知書之故也

王丞弁爲祠部郎中明宗長慶元年九月以奏狀背
縫著姓罰一月俸

裴坦爲司封郎中長興二年八月渭州刺史石可球
母在而所司候入贈封之甲勑旨可球母王氏可別
封太原縣君裴坦點簡不精罰一月俸本行令史委
吏部流內銓量罪科決

晉王權高祖時爲兵部尚書天福三年十月詔曰王

權昨差北朝國信使堅不肯收接勑牒兼有狀推托
事故不遵朝命者王權久在班行衆推夙舊固曉爲
臣之節宜遵事主之規豈得纔命乘軺遽聞托故莫
有奉公之道益彰慢事之心若以道路迢遠即鸞閣
之台臣亦往若以筋骸衰減即鳳山之册禮纔廻既
黷憲綱宜從殿黜宜停是任仍勒歸私家

周賈緯太祖時爲給事中史館脩撰廣順元年十月
貶爲平盧軍節度行軍司馬檢校禮部尚書緯歷官
平轉心嘗憤懟太祖踐祚竇貞固珪仍在相緯
駁其除改不當上章論列又於所脩曆日內言有歷
詆中外人士者時王峻監脩國史覽之不悅曰賈給
事家有子自茲亦要門閥無由今非毀淸朝教士子
何以進身備於帝前言其短故有此授